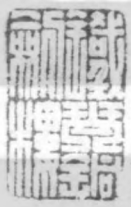




西塘先生集序



西塘先生者宋上流民圖鄭
公俠也公吾邑人而從其父宦
金陵讀書僧舍故金陵有祠
余官留曹嘗與今大學士李
公及同鄉諸君葺之而焦太

史為余言秘閣有西塘先生
集未之見也頃余從閣中索
而觀之乃宋隆興間公之孫
嘉正知建昌軍時所刻其書
尚完善詩若文共若干卷其
詞格大較不能出宋人上而
至于君臣朋友之際忠愛惻
怛之情淋漓反覆不能自己
蓋亦屈大夫賈太傅後所僅
見者自宋室播遷典章文物
淪於草莽其冊府之所藏士
大夫之所論著大率湮滅無

傳而公之詩文乃獨無恙而又
更勝國以至我

明夷狄兵火之災不知凡幾猶
能歸然於天祿石渠之間也
此非有神物呵護何以能然
然公集雖存世無從見而余

去公五百餘年乃獲以鄉里
末學備員綸扉爇而讀之亦
是奇事因令人抄錄寄之南
都授同郡董崇相陳元凱曹
能始三君校之而崇相稍為刪
其繁複僅存若干卷以質於

余余復加汰焉乃始授梓因竊
歎以公之文使非其人品卓絕忠
肝義膽與日月並懸豈能使
數百年後見之者蹶然興思
肅然起敬唯恐其傳之不廣
一至此乎而與公同時如章惇
呂惠卿之徒皆有才名假使
遺集而在人將嘔噦唾棄同
於糞壤誰復顧而問之然則
文章之在天地間真以人重而
工拙好醜又其餘耳余與崇
相元凱能始皆嘗寘力於文

辭其工拙不知視公何如要
使後世能歎然興思肅然起
敬如公茲集固未易言也此
余與宗相輩所當交相勗
者也故書而弁之以志感
焉

萬曆己酉春月禮部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同里後學
葉向高謹書

西塘集目錄

一卷

進流民圖疏

書三月廿六以後事目

免行錢事

市利錢

放稅錢三十文以下

開食糶米

流民

陷兵

繪城外及開封人折賣瓦木等事

十一月初一日奏狀

二卷

大慶居士序

送王君玉秀才序

冠義付嘉正

方聖然字序

方道全字序

三杜兄弟字序

潮州吳致之字序

游子舟字序

譚文初字序

王亮弼字序

王時道字序

友德齋序

晉公曳尾堂詩序

林明中持服詩序

題郭舜與夫子十哲像

題孫子和宅夫子像

三卷

來喜園記

望闕臺記

惠州守陳文惠祠記

英州應龍祠記

連州靈禧真君記

連州重修車陂記

鄧子山遊初軒記

韶石軒記

連州新修都景樓記

清懷閣記

吳子野歲寒堂記

泉州進士題名記

陳彥達尚友齋記

李天與五經軒記 豫順堂記

新修南山聖壽禪寺記

四卷

懷集林府君墓誌 謝夫人墓表

劉公南墓表 太孺人王氏誌

五卷

代到任謁宣聖文 代釋奠文

代秋釋奠文 代再任謁宣聖文

代謁諸廟文 代再任謁諸廟文

代英州城隍廟慶祭文

代祭社稷祈雨文 代龍潭祈雨文

代祭風師文 代祭崇應公祈雨文

代祭顯應王祈雨文

代辭廣利王文 代林公祭進寶廟文

賽謝明化寺土地文

祭韓文公文 祭葉成甫文

祭文舉 祭安之

祭蕭仲翔 共伯禮祭執方

先考辭堂祭

六卷

上王荆公書

上致政歐陽少師書

荅歐陽孚仲書

復李君寶知縣

上朱舍人

上泉守蔣大夫

代上憲使書

代達夫再干提舉書

代慶餘辨疑

代成甫干曾漕

代上廣西運使

代上徐運使

代干鈐轄諫議

代李秘校乞侍養

代介之再求京狀

七卷

代連州謝宣諭表

代韶州謝宣諭表

代謝太皇太后

代謝錢監減年轉官表

代連州謝宣賜曆日

代太守謝宣賜曆日

代謝太皇太后曆日

代廖英州父子恩謝表

代林丈再任謝表
代柯丈覃息轉朝議表
代進奉同天節銀表

代太守謝泉州到任表

代賀太皇生日表
代到任謝表

代英州賀平交州表

代賀興龍節表
代太守謝表

代受州勅謝表

代柯丈謝除龍圖知福州表

八卷

謝蘓子瞻端明啟
受恩復官謝啟

謝廣州朱經畧啟
謝祖提刑啟

侯福建漕徐郎中啟

謝陳刑部啟
謝曹運判啟

邵武謝漕使啟
侯運副石太丞啟

代謝帥及提舉啟
代侯安撫內翰啟

代文初謝許憲啟
代謝僕射相公啟

代謝章相公啟
代謝右丞啟

代林丈賀王帥啟
代連州謝漕啟

西塘先生文集 目錄
代林丈侯陳察使啟

代謝座師啟

代太守謝帥啟

代文初謝職官啟

代太守謝憲漕啟

代太守謝舉大藩啟

九卷

謝萊州太守荅詩

謝曹公

觀孔義甫與謝丈致仕詩有感

送陳守仁入太學

臘月十八呈子京

示潮州吳宅三甥

示女子

六鑠助潮士鍾平仲

再到吳子野歲寒堂

和孔義再送謝丈致仕

古交行

教子孫讀書

次韻种道行衙賞蓮花

公悅席上送周如京

贈雲門居士

送聲父

謝太守惠酒

上曹大夫

醉翁行贈黎師醇

江亭與程瞿二君邂逅小飲太守送酒囚成

送杜靖國知連州 紀連守植道傍木

示廬山寺勝老 次韻子發勸酒

贈余純臣通判 和李天與秀才

上知郡承議 連州斛嶺寨井

苞苴行 陳元叟清軒 五言律

季冬桃花 次韻嚴巨孟 三首

和孟堅二月晦出城 二首

瑞像閣同楊驥雪夜飲酒

和荆公何處難忘酒詩

和叔粲滄浪亭 七言律

題仁王橫山閣 次張子京遊天王湖作

同子忠上西樓 次韻陳秀才告別之作

次韻子京早春雨中

贈陳通直致仕願壽軒

送林六秀才之廣勸其早歸

次孟堅初冬晴和見梨桃二花作

次張君舉秀才 題願軒

西塘先生文集目錄
次韻環翠亭

仲常龍圖自廣中移帥閩

次張漢公言懷
次韻太守仁智堂

次韻春登樓
幽居

次韻李天與張溫夫

辭謝諸相知見招
上蘓端明二首

辭方公悅
次韻清溪樊主簿

次韻余純臣通判球瑯軒

次韻余倅籠碧軒
次韻廣州梁有爲秀才

烟雨樓
示潮州妹子

次韻子京下元雨過對月

元符放還謝英守何智翁

和子京霜字見寄
次韻趙資道秋夜聞鶯

次韻知郡登高言懷

次韻杜幕春日
次張伯時以再任爲賀

次韻子京述懷
次韻麻江橋

次韻張老見贈
觀碁五言排律

謝工部徘徊堂
七言排律

集鷗渚

五言絕

忘機亭

孤嶼亭

芳泚亭

讀史

論誠

和蔡公上巳

七言絕

閉戶

漁家

見遠亭

大水除廳前小屋

宴十五約重陽飲患無登高處

出御史臺

道中見以索牽五六十人監理錢者

題靈峯平步亭

謾成

十卷

宋史本傳

宋夏之文撰公墓誌

宋謝鳳述公傳

宋景定建康志介夫傳

宋太常博士劉靖之謚議

宋著作佐郎李傳道覆謚議

宋景定建康志一拂祠上梁

宋建炎二年奉安鄭先生文

明萬曆二十年應天諸生請建一拂祠呈文

三十一一年應天諸生請舉鄭黃二公祠典文

應天府祭文

八閩公祭文

重修一拂先生祠記

一拂先生祠錄序

西塘先生文集卷第一

上皇帝論新法進流民圖

熙寧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伏覩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於今經春不
雨麥苗枯焦黍粟麻豆粒不及種旬日以來街
市米價暴貴群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
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鼈亦莫生
遂蠻夷輕肆敢侮君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
下不以道以至於此臣竊惟災患有可召之道
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來如疾風暴雨不

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
而古今比比有之所貴于聖神者爲其能圖患
未然轉禍爲福者耳方今之勢猶有可救臣願
陛下開倉廩賑貧乏諸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
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
露以延天下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萬萬年
無疆之祉夫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
知陛下愛養黎庶甚于赤子故自即位以來一
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陛下之
心亦欲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
豈區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疆大勝
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
肆其叨憤剝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
聊生坐視夫民之死而不恤夫陛下所存如彼
群臣所爲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
日超百資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而無
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馭之
何如耳古之人在山林畎畝不忘其君其芻蕘

負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贄其上今陛下之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爲不敢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陛下有以使之然耶以爲時然則堯舜在位便有夔契湯文在上便有伊呂以至漢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大忠義大賢德之臣布于中外君臣之義若腹心手足然若唱于上臣和于下主發于內臣應于外而休嘉之德下浸于昆蟲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欣慕而傲則之獨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之心而群臣所以應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陛下所以駕御之道未審爾陛下以爵祿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于道傍則遑遑圖報而終身饜飽于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祿徃徃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祿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而從事於此也乃若思慮

不出其位尸祝不越樽俎治庖人之事牛羊茁壯會計當各以其職而不相侵也至于邦國若否知而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群臣乃飽食饜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我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主忠無兩心與其得罪于有司孰與不忠于君父與其苟容于當世孰與得罪于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深冒千萬重之天閼以告訴于陛下者凡以上畏天中憂君國而下憂生民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愛切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折壞廬舍而賣于城市輸官糴粟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嗟咨涕泣而况數千里之外有甚于此者哉其圖謹附狀投進如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

西坡先生集卷之一
四
君設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
之刑甘俟誅戮干冒冕旒

三月二十六日以後所行事目

三月二十六日狀於本門勾馬遞于銀臺通進
司投下狀云奏爲密急事所有俠擅發馬遞之
罪仍乞奏勘甘伏重罪不辭時韓維判銀臺通
進司特爲奏仍一面收遞舖兵士送開封即時
具俠擅發馬遞事取旨其狀并圖到御前日已
過午後聞說上反覆看狀并圖長嗟者數四即

袖其書并圖是夜上于寢殿中不復眠寐直至
早朝便有旨差韓維體量免行錢事先放元不
係行人投納到免行錢一萬三千餘貫又的實
計逐年免行錢於所須用外並放差三司使曾
布體量市易事差官于在京諸寺開倉糶米放
商稅務及諸門商稅三十文以下市利錢二十
文以下令殿前馬步軍司具熙河未用兵已前
所管若干兵只今所管若干兵令三司具治平
以前三司歲入若干出若干熙寧已後歲入若

于出若干令熙河路供具自用兵以來所出步
騎兵若干今存若干令河東河北陝西諸路具
民物因何流離如是衆多有旨青苗免役權罷
追索方田保甲並罷如此之類有十八件又至
三十日晚令韓維草責躬詔四月初一日降下
至初四日晚得雨初五日一日一夜大雨初六
日早朝上出俠所進狀并圖宣示宰執責以所
奏皆云法度修明禮樂興行民物康寧雖三代
堯舜無以過今來外事乃如此王安石而下各
謝罪安石當日不入中書即時遷定力寺乞出
當日諸公方知三月二十七日所行盡因俠所
入文字或以爲擅發馬遞奏事驚御或以爲心
狂或以非毀良法乞追逮付所司勘罪御史臺
直請以俠付臺推勘先是銀臺通政司具俠擅
發馬遞取旨已蒙放罪至是乃有旨下開封取
勘又京城官僚中甚有作書應初一之詔者至
此皆不敢進而姦佞之輩日夜匭函投進文字
乞留王安石守新法乞治俠狂妄之罪已而本

月十一十二間因熙河小捷群姦乘是力詆俠
堅乞守新法留王安石至十五日京師傳說呂
惠卿鄧綰輩泣上前乞留安石忽十六日安石
上殿當晚鎖院明日安石出金陵以韓絳相呂
惠卿叅政俠以此上書不已自十七日開封文
字取勘擅發馬遞之罪即時招伏仍申開封元
不干遞舖之事乃是俠自出頭子勾馬遞稱爲
奏密急事不得暫頃住滯亦蒙爲奏得釋舖兵
之罪具伏認狀自四月十七日上聞說後來中
書收下直至六月十三日忽行下刑部定合罰
銅十斤放奉聖旨依奏仍特免勒停凡在京近
百餘日只候郊禮過授一廣南福建差遣出京
以左右大臣之誣罔至尊日甚十一月初一日
復入文字極指其事乞賜臨問是月初五日准
勅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送汀州編管初六日受
勅初七日押出門初九日行至陳州且三日忽
見開封府差人到陳州勾迴莫知所由至太康
忽見舒亶來搜衣籠文字櫃等已而到御史獄

西坡先生集卷之一
方知是初九日呂惠卿於上前進言上問鄭俠
一小官如青苗免役等事容於道路間得聞至
如被甲登殿禁中君臣對面之言何聞之速且
詳也呂惠卿對以此皆韓絳馮京以其事導使
之言也上曰韓絳馮京大臣知朝廷有不便之
事却不自言乃令鄭俠言之何也當日韓絳遷
定力寺乞出而馮京十一日早朝留身事訖上
從容問卿大臣知朝廷有不便之事何惜自言
乃委曲令鄭俠入文字他小官論列朝廷大事
理自不順略行貶竄物論甚不然京乃驚奏云
臣與鄭俠素不相識上且疑之京退朝知雜張
琥入文字風聞鄭俠所言盡是馮京諷導本人
使之進言按京身備輔弼與國同體知朝廷事
有不便不自奏陳乃結交小人使之肆意謗訕
朝政京奏臣與鄭俠素不相識已曾面具奏聞
今來朝臣有言臣不敢自辨所有鄭俠雖赴貶
所未遠乞賜追廻對證庶幾虛實有歸故有御
史之獄也

免行錢事

京城諸行以計利者上言云官中每所須索或非民間用物或雖民間用物間或少缺率皆數倍其價收買供官今立法每年計官中合用之物令行人衆出錢官爲預收買準備急時之用如歲終不用即出賣不過收二分之息特與免行所貴於行人不至于急時枉用數倍之價至於破壞錢本此法固善若要深合民心上等行人多出中等助之下等貧乏特與免官中只取足用無冀其餘則善矣泊至立法更不辨上中下之等一例出錢富者之幸貧者之不幸其不願者固多而願者少矣才立法隨有指揮元不係行之人不得在街市賣易與納免行錢人爭利仰各自詣官投充行人納免行錢方得在市賣易不赴官自投行者有罪告者有賞此指揮行凡十餘日之間京師如街市提瓶者必投充茶行負水擔粥以至麻鞋頭髮之屬無敢不投行者適因獻丞相書言及是又黎東美之前得

子細陳述相次聞已有指揮此少擎負販賣者免投行然已踰萬緡之數三月二十七日聖旨所先放乃此免行錢也

市利錢

建言者以諸門及本務稅錢額虧折皆是官員饒稅過多而吏人受財共偷瞞不知乃爲市易拘欄商旅入務官買以及商旅不行稅乃大虧也遂立條約專攔皆有食錢官員不得饒稅專攔取錢依倉法官員妄饒稅並停替仍會問諸處申約官稅一百專攔等合得事例錢十文官中遂以爲定例每納稅錢一百文別取客人事例錢六文以給專攔等食錢已而市易司作弊於申收事例錢項即聲說所收不及十文亦收十文此明爲所收事例錢不及十文亦收十文及法行乃謂所收之稅不及十文亦收事例錢十文只如苧麻一斤收錢五文山豆根一斤收錢五文却問客人別要事例錢十文本門爲不便申省及市易司並不施行致客人爲事例故

西坡先生集卷之一
十
累與專攔相拖拽云我官錢十文納了你却問
我要甚事例錢必須取條貫分明詳諭方肯納
錢而去不三五日間適因三月二十六日奏狀
准三月二十七日聖旨市利錢二十文以下並
放是納稅錢及三百文以上方有市利錢三百
文以下稅錢者皆無市利錢矣看詳有司當立
法時取專攔所得市利錢以供專攔逐月食錢
不曰事例錢而以市利名之者蓋取孟子所謂
有賤丈夫左右望而罔市利之意以爲名是賤
之也又從而多取之以益官豈不謬哉宜乎聖
上聞之自三百以下稅錢並不收市利也

稅錢三十文以下放

自市易法行商旅頓不入都競由都城外逕過
河陝西北客之過東南亦然蓋諸門皆准都市
易司指揮如有商貨入門並須盡數押赴市易
司官賣以此商稅大虧上下通同瞞昧朝廷乃
以諸門近多饒稅以致大虧折遂立專攔等倉
法而監官饒稅一文以上並停替以此稅錢嚴

西華先生集卷之十一
緊凡出城門之人但是——二頂頭巾十數枚木梳五七尺衣着之物似此等類無不先赴都務印稅方給引照會出門一日之間至數百道引目出門不過收三五文稅錢並須得引照會門頭方肯放過不然即斷罪抽分大可駭笑及三月二十六日奏上准三月二十七日聖旨三十文以下稅錢並放無是紛紛可鄙惡事矣

開倉糶米

自三月初十日以來聞知市易司抵當米往支十一日以後聞米價日有增長自八十五文一斛增至二十五日米一斛一百五文准三月二十七日勅京城差官於諸寺舍糶米當日米價頓減至三月三十日在市米價斛七十五文初青苗免役欠負既多人無從出故市易許以田宅店邸之類抵當官米出糶傳聞官米每石價錢并息共一貫而抵當官米者在京賣商每斛只得七十五文春籩而糶乃八十五此不惟青苗免役之人且少解追理之急又京城米價賴

之而稍平計其請領出倉在京每石已無二百五十不知其計會請領與還納入官時別無費乎凡官中欲以錢斛紓民未嘗轉急之皆此類也

流民

自熙寧六年冬流離相繼至七年春夏間不知其幾千萬人每風砂霾噎大者車乘小者負擔扶老携幼蔽塞道路或二三十人或三五百人各各自有群伴然而衣服藍縷雖車乘之上亦止是鍋釜一二隻破籠弊甑瓦器之類問其徙之因皆曰仍歲蝗旱走南方趨熟其實亦兵師之方百物踊貴無計自活乃如是流移離去其邦土過京而南東皆陂棲野宿採鳧苳野菜之類以爲食其間有稍富者問其徙之因曰貧富大小之家皆相依倚以成貧者依富小者依大所以養其貧且小富者亦依貧以成其富而大者亦依小以成其大富者大者不過有財帛倉廩之屬小民無田宅皆客於人其負販耕耘無

非出息以取本於富且大者而後富者日以富
而以其田宅之客爲力今貧者小者旣已流遷
田無人耕宅無人居財帛菽粟之在廩庾衆暴
群至負之而去誰與守者此所以不得不隨而
流遷者也神宗皇帝所爲大動聖念者惟圖中
所繪畫流民一事雖然其羸瘠愁苦身無全衣
老幼累累豈小兒子學畫者所能髣髴及三月
二十七日聖旨令河北東西陝輔諸處供析民
物何故如此流離聞所以還報者皆云只是些
少趁熟之人別無大段流離又云此等人南北
下各有田名鷲子田若北旱則南南荒又北此
皆重誣聖聽九重之間何緣得民間共質苦樂
之事哉

陷兵

癸丑甲寅之間熙河用兵安上門最近諸營每
子弟一人歸約空書半擔而來自門入向晚左
右前後盡哭泣聲蓋戰沒之家屬得書而泣也
傳聞戰鬪折傷常倍所得之捷蓋有陷萬而得

千不可據也三月二十七日勅旨會問諸處未
用兵以來所管兵數與見存兵數若干以實報
熙河之兵立寢罷矣

圖繪城外民及開封人戶拆屋賣瓦木等
事

門外之人自三月初以來已聞艱乏多食粗糲
忽米價稍增漸聞有糴麥麩買麻粃拌雜糠米
以爲食大率流民在陂野者多此門外所以日
見如此之事故圖中有糴麩市粃之人其折屋
賣梁柱甍瓦之類皆小車載之或二三人扛負
相繼于道其頸皆枷錮而舁木植甍瓦以賣城
市問其所因而知其爲少欠官錢之人圖中是
以有此拆屋賣瓦木之人

十一月初一日奏狀

十一月初一日狀蓋爲大臣誣罔至尊絕不近
理彼皆有所憑恃而後敢爲使人憤惋不能已
是以入文字凡事皆畫一一如大臣對陛下皆
云河東北陝輔之流移者南方有鸞子田之說

臣乞勘會河東北陝輔之民自去冬今春流移至今不已何人其在南方有田者云云其一項言大臣對御多以天旱民流百物失所邊鄙背叛用兵不已爲天數者臣乞問其人爲學周公耶學孔子耶學孟子耶周公作無逸歷陳人君之享國三四十年或五六年皆由人君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康寧則有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生則逸則有短又曰惟不欽厥德乃早墜厥命使周公相陛下而天旱民流百物失所四方兵革不息如此周公曰天數乎孔子告哀公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殃不能加也使孔子相陛下而天旱民流百物失所兵革不息如此孔子曰天數乎孟子曰殺人以刃與政有以異乎又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又曰王無罪歲使孟子相陛下而天旱民流百物失所兵革不息如此孟子曰天數乎然則群臣所爲學者皆非周公孔子孟軻之爲人而所以相陛

下者皆非周公孔子孟軻之存心則陛下獨力
何以爲天下臣所謂陛下獨力者謂無臣也所
謂陛下無臣者非無群臣也無大臣也所謂大
臣非謂大佩高蓋秉執大政日食萬錢以自肥
膾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而已其高爵重祿則
日歸於已清資美職則分授子弟中使相望於
道路黃金並聚于私室而天旱民流百物失所
四方背侮兵革不息則曰天數此爲大臣則屠
沽僕隸誰不克爲如被甲登殿等事臺諫如芻
靈木偶之類皆所畫一右願陛下登宣德門召
文武百官京城之民以臣狀宣示如衆說以臣
之言是則望陛下稍稍懲戢左右近臣使無得
公然肆誕以戕害萬姓危玷社稷如衆以臣言
爲非即乞斬臣于衆人之前以塞京師流言洶
洶之路

西塘先生文集卷第二

大慶居士序

居士福州福清人鄭其姓也俠其名也介夫其字也光州司法叅軍監在京安上門其官也而英州朱塘之滑其竄逐所卜居也居士本儒學以孔氏爲宗得老氏之說以明又得釋氏而後大明孔子之道以三人名號不同耳三氏之外百家傳記歷代史載至於醫方小說見必取讀其於民物有補毫髮無不留意此其學也以爲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三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相與上下四方俯
仰回環之直一蟬之翼合上下四方通爲一
物亦若是此其識也以爲智生於是非而成於
毀譽與祗鬼禍福朝廷廢黜相爲表裏也故雖
對妻孥莫敢溢人美惡謂幽暗閨寂此正祗鬼
着眼處是以莫或自欺于方寸而上不諛公卿
下不原鄉黨水火可蹈而議論不可回此其守
也惟君爲堯舜民復太古一飯一衣而四方萬
里同飽煖也一憂一樂四方萬里同欣戚也夏
古之上無窮之下大之天地細至鱗介猶若是
也而功無尸物無府此其志也其視先後古今
等人與我等我與人等衆生與佛等佛與衆生
等無一物乃入於無取無舍非卽非離以大清
淨圓攝爲我住止是曰居士而大慶云者所居
之山名也

送王君玉秀才序

觴深之淵舟人操舟若神沒焉未嘗見舟而復
操之也不知水之爲可惧而無以撓其內故也

使其慄慄懷懼雖溝池之大不敢以涉而踵步
不進矣况所謂驚波駭瀾沒而復操者哉道之
於天下非特觴深之淵爲阻且大也昔之無畏
者以身爲舟以仁爲人以禮爲楫以義爲橈以
信爲維以天地之內爲淵以智識爲知津以詩
書爲表以直勇爲檣帆以忠順爲儔侶以耳目
手足爲僕走以至誠不倦爲混混不舍晝夜而
以神聖爲所適之國也茫乎徜徉浩乎無涯而
無所不到矣雖有橫波旋流驚瀨巨浪視之猶
平陸也其胡跋於祝融之峯而尾蹙於碣石之
足左撼龜蒙右搖桐栢洶湧處下震華處上而
目視不瞬神色不變雖有長鯨巨鱷虎爪而鋸
齒視之猶螻蟻也則操而沒沒而復操焉無足
恠也昔之人有爲是者仲尼顏淵孟軻是也仲
尼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當衰亂腐
敗之餘周思欲手提文武之業而振起之其自
視猶反掌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
何也已矣陳蔡之圍七日不食環之兕虎而守

以金革從者病莫能興方且援琴而歌焉顏淵
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其簞食
瓢飲在於陋巷處人所不堪之憂獨無少改其
樂孔子學堯舜文王而終身皇皇濱於危亡顏
淵學孔子而栖栖如也其窮若是後之爲身謀
者鮮不以爲已深戒而孟軻乃曰我所願則學
孔子也夫以眇眇六尺之軀無置錐之地可以
爲資且簞瓢啐茹去死一間而所以制行者乃
欲上與堯舜比肩曰彼我皆人耳何爲而不可

軻之言亦曰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
傳於後世我猶不免爲鄉人此其所憂也夫自
生民以來未有如堯舜而三人者一旦皆欲與
之齊而中心無少憚畏也壯哉夫然後能爲無
所不到而出言吐氣皆可以爲法而萬世之下
以之衣以之食以之君君臣臣父子子兄兄
弟弟夫夫婦婦日月以之光星辰以之序陰陽
以之和草木魚鼈以之咸得厥所以孳以育一
不用其言上下倒錯日月星辰亂於天草木虫

魚瘁於地禽獸食人人將相食而破家亡國妻
孥之不保而身爲魚肉矣後之人以爲三人者
真神聖人也不知其與已無少異也故夫欲學
道而不能無畏如仲尼顏淵孟軻也此猶肉身
無骨而欲立也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
德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夫惟富貴貧
賤吉凶禍福之際此世人所以慙慙喪心惑志
殘形德神者而三君子者視之猶日夜之相代
乎吾前蚊蚋蟻蠓之觸吾顙而去也無少動乎
其中非剛強篤實而能若是乎是其寢興否泰
而旦暮生死所以操之者無少已此之謂強不
息也若夫不能無畏者不然冉求曰非不說子
之道力不足也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
登天然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是欲
貶損聖道然後從之土觸深之淵爲汗池之水
而舟焉可也求所謂操之若神沒而復操者非
特坎井之於天地爲相萬也一季氏之宰能使
冉求爲姦回細人之行而齊卿之位足以動公

孫丑之心所欲爲者管晏而已宜於孔子孟之門
畏憚退縮望之而喪氣流汗也故孔子於求曰
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孟子於公孫
丑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此其所以
日侍聖人之側而炙之不入也王君君玉其生
堂堂氣剛而語方省親真陽吾一見之望其眉
目而知其可以爲無畏者問其年曰二十有三
是其少於顏淵之齒八歲而剛方近焉然則使
君玉不爲顏淵則已欲爲顏淵孰禦焉惜乎吾
方欲與之遊而遽以侍親告歸故爲君玉道及
是君玉之歸能思吾言則能爲孔子之舟是舟
也居則濟已行則濟物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
楫惟能與天地萬物同於一航出沒生死與之
偕焉夫然後可稱於善操舟而無觴深之淵矣

冠義序付嘉正

記曰仲月吉日加爾元服棄爾幼志就爾成德
此萬世爲父兄者所同志也以爾幼而岐嶷自
舞勺以前能通誦五經學爲詩篇浸浸勤學與

兒童不相類不幸早失汝父號慕良甚三五年
來觀汝志意深有可賞歎者今茲甫及二十禮
合加冠此古之人謂爲成人時也汝幼時無戲
玩固無幼志之可棄矣自今以往惟汝成德之
可就者舉家以望汝若夫父子之親君臣之義
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精勤晝夜不廢
藝業謹慎出入明白內外厚人薄己凡此等事
在汝之自勉中道而立雖閭室而不以欺則天
神地祇日月星辰嶽瀆廟社至于翼飛蹄躍之
有靈者皆來助汝非乃翁之甚禱矣乎易曰君
子以自強不息強者自勝之謂也曰性曰情或
善或惡皆自其心而可欲之謂善以可欲之爲
善則所不可欲是爲惡而靈鑒在我凡出於心
而不可欲者皆人之所不欲也以所可欲勝所
不可欲一求於己不在他人此古今賢聖所以
下學上達如此而已故名汝以嘉正而字汝以
叔張深思而力行其何所不可哉戒之慎之行
坐服之

方聖然字序

口之於是非天職也故有然有否自堯舜以至
今莫之能改建橫楹直捷植樞運醯之於酸鹵
之於鹹物各有宜且孰是孰非奚然奚不然而
彼是相生其發机括其留詛盟於是紛紛譎譎
士憎茲多焉惟聖人知通爲一是能不用而寓
諸通然乎然不然而已是之謂以明僉
也者人集而同其辭也君子集而同其辭以有
堯舜之治其在書典謨之訓是也小人集而同
其辭以有幽厲之亂其在詩風雅之刺是也詩
曰僉僉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
之不臧則具是依當斯之時豈無衆口之同辭
者與而然者不然之不然者然之是用謨猷顛
倒而覆載之內無一物之幸望一日之安寧而
不可得然否之不以明其害如此方子氣清神
俊學有所默識其名僉予知其志之所存而期
以異日之必能立於君子途也故字之聖然

方道全字序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三
道大而物小人之營營而卒乎小者累於物也
元者善之長而至於大之謂也至而不知其爲
大則同乎道而與世俗不相似故天下皆謂我
道大似不肖蓋衆方察察髮較而錐競我獨悶
悶以天下爲不足爲者宜乎其不相似惟其不
相似故能成其大大而有之其去世俗不能以
寸矣故卒之不肖下士聞之笑而後庶幾夫道
不咲則不足以爲道也方侯慷慨向公不畏疆
禦其名叔完而先字子固予欲其爲大不與世
俗相似也故易之道全惟至於大而不知其爲
大則不爲大大且不爲而况其小是以髮較錐
競之人於侯莫得其偶而侯之道全矣侯其勉
之

三柱兄弟字序

忱者誠之性以其心之沉厚爲言也天道也思
誠者思夫忠信所以進德修辭以立之至於誠
爲言也人道也記曰夫誠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孟子曰思誠者人之道擇善而固執之之謂也
庚桑楚所謂事君不敢不忠朋友不敢不信臨
下不敢不欽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不
敢懈其誠故孝誠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謂
其能以人道成天道也絃者聲之大也希聲者
謂其不可以耳聞也楊雄曰非雷非霆隱隱絃
絃久而愈盈尸諸聖老氏所謂大音希聲隱隱
絃絃而非雷非霆之謂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
大成者金聲而玉振之二物者不擊不鳴不叩
不應道之爲物未嘗可以聲音聽謂若無物焉
而應用無方以終始天地聖人同於道學而至
者也顏氏之殆庶學而至者之謂也玨者東方
之美玉也玉之離石而貴於石者溫潤而光華
且就琢焉故人君執之以祀天地以禮四方以
朝諸侯以鎮萬物以爲簪佩使玉而不就琢則
不足以祀天地禮四方朝諸侯鎮萬物爲簪佩
則是玉也雖有至美之質曾珉石之不若故必
就琢而後成器然後爲君人者之至寶此玨之

所以爲君美也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以
言君子之質也如琢如磨此以言其學問也書
曰所寶惟賢此見其學問之成大可以公相小
可以大夫士如珪璋琮璧然可以薦百神奠邦
國朝諸侯臨萬民其愛之之至至於無故不去
身也杜公寺丞辟疆其處家肅然安然怡然女
正乎內男正乎外家道正矣其三子之賢終日
對人未嘗一妄言環羣書於左右三兄弟朝夕
於是年皆未壯而吐論爲文悉有以使人驚愛
不已者愚以是竊歎杜公之賢其處家有法而
教有義方故能使其子如此一日公以三子之
名來告曰予將名長子曰忱次曰欲次曰玠俾
愚議字曰字者朋友之職也故爲陳三名之意
義而字忱曰思誠欲曰希聲玠曰君美父者資
始有天道焉朋友以責善有左右相成之道焉
其曰思誠者欲伯氏思所以名忱者事君不敢
不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欽嚮善不敢
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不敢以自懈其誠誠之之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二
十一
至至於通神明光四海以稱夫公所以名之意而誠其天也其曰希聲者欲仲氏思所以名者知夫聖由於道賢可學而至之之說博學深問重積致好而必期於大成能定能應以稱夫公之所以名之意而至於道也其曰君美者欲叔氏思所以名玠者學以聚問以辨切瑳琢磨使其溫潤光華粹然見於面盎於背其才德美大可以薦諸天地百神而施於國家天下無所處而不當蓋克實之謂美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期如此以稱夫公所以名之意而至於化也三君子之於學勤矣於道篤矣其始已善矣篤志好學守死善道君子所以終身也非一日之事也有始有卒然後可以言成也成言乎良所以成始成終有始有終終而又始之故能日新日新之謂盛德盛德者德之成也應用無方然後同於道也三君子其夙夜思其名知所以爲父之道又思其字知所以爲朋友之心而盡已所以稱使愚及見杜氏兄弟立于時皆可以公

相爲天下萬姓昆虫草木之厚福是予所期也
聞之先師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伯仲叔其勉
之

潮州吳致之字序

臨以上涖其下也上之於下其所則也非則下
者也故君子之於臨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大與小正對非大人之道卽小人之道造次而
離道則入于小矣詩云瑣兮尾兮流離之子盖
傷夫居大而不爲大者之辭也瑣言細尾言末
也夫不治其大而治其細不急其本而急其末
流洄而離道不保妻子者之所爲也其妻孥之
不保欲以保人之天下國家難矣書曰若生子
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言治民之急於民教
也如此其急云何惟其使之知大而不爲細也
見龍之在田君德之離乎下也近之妻孥兄弟
鄉黨州里將以觀而化者非大人之道可乎飛
龍在天君德而麗乎上也合天下之廣無不環
其耳目而吾視聽者也知在田之所利者則知

在天之所利者矣故三爻所在皆以利見大人
爲辭臣子之於君務引之以當道而已將順其
美匡救其惡所以致之者大而已矣妹夫揭陽
吳君學子之愿者也其不已于中心者好善力
道視世之瑣尾不苟爲也其名大臨吾意一日
之達必有爲於時也故字之曰致之云

游子舟字序

游氏子名中孚其字中孚以子舟者福唐鄭俠
也字朋友之職而中孚於俠友也中孚者信之
由中而保外者也故信及於豚魚而後以涉難
行孔子以爲乘木舟虛蓋明信由中而至於豚
魚皆信已以此涉難猶之乘木而舟虛無不濟
之險矣此中孚所以利涉大川以象言之兌澤
也巽木也木巽于澤上舟虛之象也上巽而下
說善化也而至於豚魚無不信雖蠻貊之邦行
矣何往而不濟古之亡機心者入獸不亂羣入
鳥不亂行其信至也禽獸豚魚其與人異類遠
矣而信之如此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故致

誠之行也金石不能以閼隔而水火不能以濡燥金石可得而入水火可得而蹈又何爲而不濟哉說命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以上下人物之信傳說者言也游氏子質直好義與人言無不踐者其謹以敬行諸閭室如衆目所視衆手所指吾愛其名之稱其爲人而知其用於時其濟必大故以子舟字之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惟推吾所以自誠者至於豚魚皆信是舟也覆載之內同一航矣游子勉之

譚文初字序

天之初至高而已矣微日星寒暑雲風雷雨之行以神其化則徒高不能以自施而萬物之資始者有所不大矣故日星寒暑雲風雷雨之行此天之文也地之初至厚而已矣微山川陵谷原隰阪險之錯以靈其變則徒厚不能以自育而萬物之資生者有所不至矣故山川陵谷阪

險之錯此地之文也天地之文固其自然然而未聞其所以文者爲有以掩其初也人之文亦如此而已矣厥初巢居血茹無君臣上下典章彝則之設蓋朝野腥臊禮義墮圯人相爲類而與禽獸無擇也是以聖人惡其荒而惧其亂之不可已也故爲之仰觀于天俯察于地觀鳥獸之文與物之宜而制作焉爲之宮室以易其巢穴之居也爲之饗殮以易其毛血之茹也民皆悅之而後爲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別詩書禮樂政刑律度量衡之具進退辭受跪揖拜起蹈舞之節有經有權有報有施蓋自伏羲至于堯舜歷夏商周而後大備焉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夫其歷數十君相去千餘祀然後有周之盛而傳之於今亦特其迹之可見者耳豈其所以跡哉若其所以跡者蓋與夫人偕來亦與之偕去矣父子之於親也君臣之於敬也夫婦之於義也兄弟之於愛也朋友之於信也是皆人所不能以與我我亦不

能以與人者自盡其誠而已矣此之謂天資之善也故誠內也文外也恃夫所以誠於內者以往而無其外此野人之道也恃夫所以文於外者以往而無其內此胥史之道也故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然則人之初至善而已矣微君臣上下典章物則之設以經其政則徒善而不能自治而萬物之所仰以安者有所不得矣故君臣上下典章物則之設此人之文也由是觀之天地人所以爲文者不同而所以文之者則一以文其初而已矣故文有所起有所止文起於至質而止於與人之誠相副惟至人然後能成夫天循於故無以故滅命無以人滅天亦無以其成於天之命者而放夫循於人之故者天與人不相勝然後文不勝質質不勝文文質彬彬然後以爲君父則堯舜之君父也以爲臣子則臯陶之臣子也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夫然後治上下合天人和同高卑之際而使之無間也故日星寒暑雲風雷雨得以順其道而

天之施者以之大也山川陵谷原隰阪險得以
安其德而地之育者以之大也君臣上下典章
物則得以循其故而人之治者以之得也天以
之清地以之寧人以之成夫是之謂經緯之道
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大哉文乎其用足以
爲君子之治而微妙玄深至於不可知之神也
其初則明君臣上下之分而終則經緯天地以
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使文而忘其初猶之爲日
星寒暑雲風雷雨之行而遺天也無所麗矣爲
山川陵谷原隰阪險之錯而遺地也無所附矣
無所附麗則無以自立而徒生成變化無窮如
是哉故至誠者人之所附麗而自立者也可不
務乎友人譚君名揆君子人也揆所以發揚乎
人文非文之質也君固有其質而揆以文之故
吾字之以文初稱其德而已矣若夫由文之誠
足以輔佐堯舜而同功臯夔者則在乎文初之
始終斯道而已矣詩云物其有矣惟其時矣文
初勉之

王供奉字亮弼序

太原王公克允字亮弼字所以謹其名之義而成之者也亮與弼大臣之事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者之謂也其在書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臯陶其一人也必貳公弘化寅亮天地而後得以謂之亮乎又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非必疑丞輔弼而後得謂之弼也蓋自其五刑有服而至於惟明克允以與二十一人同亮天功而弼于帝此臯陶所以爲士也爲人

臣者無以職之高下地之遠近率思所以亮天功而弼于帝爲心則抱關擊析皆有尊主庇民之地况其右乎王公恬夷易直深知性命之說其於事君宜無有擇事而後安者以不擇事而安知公識之靡常惟所遇以亮弼爲心莫之居而不惟明克允也則臯陶之爲士已不必居臯陶之地而後爲臯陶也則亮弼臯陶易地皆然

王供奉字時道序

辰中于天而列星拱之嵩中于地而羣嶽宗之

西塘先生集卷之二
極中于屋而衆材輔之故中者天下之大本也
古之爲國爲家垂拱無爲而天下自治其用中
於民而已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
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
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惟知過與不及之爲害
如此則大中之道其可不時乎故君子時中而
小人反之王侯更名以中其知中之爲說而志
於爲君子者夫求字於挾字以時道蓋時中者
時中于道也用其中於民者用此時中于道於
民也語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時道勉之

友德齋序

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者友
其德也如孟獻子之於樂正裘牧仲輩五人者
不友其家也而五人者亦不有孟獻子之家焉
故謂友德蓋友者君子所以輔仁也故惟其德
之爲擇以德則天地萬物輕矣故雖貴爲王侯
齒在兄伯不可以有挾也夫不知其人視其友

果知此則友其可以不擇乎如有挾焉則賢者望望去之而所得皆浮薄佞諛無庶恥之人此君子所以慎而至于貴長兄弟兼忘之鍾君作齋于家聚書其中以待朋友之來與夫子弟之講習焉齋之前爲小池種以白藕左右地之間者皆植以花竹而供遊宴之觀不知鍾君者視齋內外而知其所尚矣况賓友秀翹子弟儒雅則鍾君之爲人何如哉求予名齋故告以友德又爲之序友德之意而貽之詩云

晉公曳尾堂詩序

晉公形貌清古而志所趣向一如其表與之久如對晴霄皎月不知其爲常見欣愛之心常自然也夫人一也而所得者內則所以獨成飢食渴飲宮室以處皆所不得不與衆同吾於窮而樂閉而泰則所成者獨矣所謂眇然小乎其屬於人曠哉大乎獨成其天者也晉公居室卑湫而升其堂者雖九層之臺廣宇華構無晉公之堂之樂也食飲儉約食其食者雖糗飯菜羹而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二
三
珍羞列鼎無晉公之食之美也道使之然也其
堂有龜焉得之圃中移之庭下愛其外無營逐
而長存因感莊生曳尾泥中以謝楚王齊國之
召又悟其二大夫者以是朝夕與此而不厭也
蓋龜惟食氣外無營逐故能獨靈以壽惠陽遇
東坡居士子瞻因語及此而子瞻親筆命名曰
曳尾爲詩以示晉公因語不肖晉公之於我豈
亦所謂喜愛常自然者耶故叙其事又廣晉公
之意爲詩三篇以揭于板

林明中持服詩序

宰我以三年之喪爲久子曰予也有三年之愛
於其父母乎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故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夫鞠育顧復之德固
昊天罔極而非所以論報然而無以示民有終
者則有三年之期以其在父母抱懷之間爲之
制耳而猶不能故曰予之不仁也國朝之制武
臣握重兵處邊要則不持服墨衰以從事此其
所領者重才謀勇畧朝廷之所委仰故以義奪

其志云耳其小使臣以下亦不令持服此則以
其列多出於校隸卒伍懼其去官而無以爲養
或不能自活者故其制如此而願持服者聽而
世之貪汙至有家富累千萬或世爲侯伯之後
亦泖然無愧沿是而不去遭父母重憂人亦不
復以解官持服期之駐泊林明中於太夫人之
亡鄉邦之所期亦然惟予獨以爲不然者以明
中世衣冠禮義之族明中學問有所到而當官
清慎絲毫不犯可謂讀聖人之書而能行非聖
讀而庸行者比矣已而果然於是士人嘆服而
戶曹君顧孺以詩美之在位君子與鄉邦之明
乎善者欣然繼焉夫姑報三年方免懷抱之恩
粗爲之服能舍職而遵禮宜若不足深嘆異者
而衆美之如是以久久薄惡之中忽一二人能
超然脫其類釋簪袍之榮捨俸給之厚而蓆苦
枕塊此其所以爲足多者予旣久知明中之所
爲又自喜以朋友之故而能期明中於衆人之
所不敢期而在位諸公鄉邦之彥皆能聞善欣

喜至於相繼歌詠而不掩者因爲次其本末於
卷之首焉

題建州郭舜與夫子十哲

生身千載之前而心存萬古之後處身環堵之
室而道周六極之外生死無必而致之必窮達
無必而行之必晚周而來一人而已宜乎窮天
地薄寰海所以宗嚮崇事如一日不異十子之
在側也舜與古人之徒也觀所崇嚮而知所存
矣

題孫子和殿直宅夫子像

瞽者無與乎黼黻之觀聾者無與乎匏鼓之聽
此或天之所廢形骸之病有不遠千里以求療
治者矣若夫子之道日月之照也六經之教雷
霆之震也世或不與聞知此則知識之盲聾古
今之大病而不知療治則愚之甚也孫侯以武
進用而志尊夫子之道心喜六經之言五子皆
教以詩書所至必爲擇師友慎其所與處繪夫
子貌朝夕瞻仰如所當尊先者此其智識之聰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二
三四
明遠矣然其所爲好賢樂善治家有法識人艱
苦時有所濟予以此觀之益信其知所宗嚮而
意其後之必大也

